



從八年歷史

看——

隊的發展

□ 激 流

從歷史觀點來看服務隊，隊的產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偶然的是指隊的產生是因一九六三年大觀村民被迫徙置到西貢坳墳場，當局漠視民意，居民呼救無門的情況下，引起一羣大專學生的關注，他們以行動來表示對同胞的一點蘊藏的熱愛。當時的社會，居民百多年來都是「順民」，官府警察是有無上權威，民衆從未有什麼抗議請願等行動，更遑論示威等事情。但是壓力愈大，潛伏着的反抗意念與力量也就愈快到達爆發的程度。因此，就算沒有服務隊的出現，也有與隊同樣性質的隊伍產生的。這是社會發展的要求，隊就是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而產生，亦是適應社會的需要而存在。

西貢坳的精神

我們試從隊過往八年來的發展看其與香港社會的關聯。隊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九六三—六六，這年間，香港政府推行其一貫的殖民政策，大專學生是特權階級，文憑在手便可平步青雲。於是造成莘莘學子埋首書卷，不知天下事的風氣。而般一市民對不合理的措施是不敢反抗的。新界一般農民生活更苦，水利電力缺乏，兒童教育及鄉居娛樂等權利皆被剝奪。在這種情形下，隊在西貢坳的實際行動是給當局的愚民政策打了第一炮，是香港史無前例的大學生走進社會去。隊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標榜出：
 知識分子要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間，認識與關懷社會並用實際的行動為人羣謀福利。
 勞動是光榮的，要為別人犧牲，要把隊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
 樸素正直勤勞，不流於上流社會的俗套。

不向困難低頭，自己動手來解決問題。
 對待同學熱誠真摯，男女一律友愛互助平等。

上述的精神面貌，在這期間盡量表現在工作營及其他活動中。這是正確的、進步的、也是適應於當時一羣大學生為社會的名利風氣所窒息的良知底呼喚。因此隊存在了，亦發展了。然而隊也有其不正確的一面。

「服務社會」這觀念太模糊了。服務怎樣的社會呢？在這期間，隊未能予以分析，而對香港社會的本質和結構也未明瞭，故仍未能將隊的工作聯繫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這表現在初期只着重於找工作營，而不着重其意義；同時又響應亞洲經濟先進會推行「儲蓄互助社」和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它亦表現在同學的所謂西貢坳精神。

亦有一部份同學以為工作營完成便是服務了社會，他們根本未有分析其對香港社會所起的作用。這都是隊落後的方面，亦是使其工作形式化的因素。然而因隊能親身體會貧民的生活，而體力勞動的體會也給隊員教育很大，一部份同學亦因而從感性的認識進展到要求解釋香港社會的一切不平等的現象的根由，他們懷疑這樣的工作形式是否真能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他們要求徹底的服務社會。這些呼聲表現在「大路」的出版、討論會的籌辦、要求提高隊員質素及撤除隊員的政治恐懼病。這些要求使一部份認識深的同學留在隊中，也使隊不致成為空洞的名詞。然而由於同學認識慢，為功課、經濟、家庭及自私觀念所困，隊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是陷於低潮。

超然物外的意識

（一九六七—六八）一九六七年五月風暴，

仲港百分之八十工人罷工，反抗香港政府的浪濤洶湧，使服務隊也逃不了這浪濤的沖擊，這期間隊出現了兩種思想，一是要以激烈的行動來改變社會之不合理現象，另一個要求却要隊超然物外，不問社會的本質，保持中立，將隊的注意力集中於純為工作營而工作，以所謂「向善」的精神為服務隊的動力，結果後者成為了隊的路向。但因為隊的工作，所宣揚的義務勞動脫離了與社會的聯繫便成為無意義的，認識較深的同學便覺得失望，空虛，新同學除了感受到一點別些團體沒有的爽朗真摯的友誼和樸實的生活作風外，再也沒有進一步認識到社會的結構和將工作聯繫到社會實況，但感到這樣的服務是不能解決社會問題的。於是隊員的情緒陷到空前的低潮，而隊也未能再發展，也是因為隊未能擴展，因此失了很多積極的隊員，因為方針的錯誤和抽象，遂引起了以下的後果：

(一) 工作形式化——由於隊員只為工作而工作，故引致頹唐和散漫。

(二) 所謂「政治中立」立場——不談政治的超然物外意識，使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做成和加深了政治恐懼病，這怎能使同學通過工作營來了解香港社會，了解香港政府的愚民政策呢？因為了解社會本身，也實際是政治的一部份呀！

(三) 所謂民主氣氛，融洽和氣，實質上是但求工作完成而不指出一些同學對工作的錯誤觀念，只求得所謂融洽的氣氛而不以討論方法來提高大家的理論基礎。

在這些錯誤的原則下，隊陷入了六年來的最低潮。幹勁沒有了理想來支持，徒具形式的工作，使同學不願再犧牲時間，有認識的同學搖頭離

隊。一位熱心的同學在「我要指出」一文中沉痛地道出了隊的危機。

服務社會的再認識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〇，在這兩年間，一些有認識的同學使隊重新走上較為正確的道路——為什麼說比較正確的道路呢？是因為在這兩年間，同學一方面努力去保持一向所標榜的勤勞、樸素及努力拋去知識分子的驕傲，而同時努力去認識世界歷史的趨勢，認知和承擔一個中國人在香港對自己、對同胞的責任。在這方面的實際表現是：

將工作營的意義放在使同學從實際行動到理論的認識，不比以前注重工程的大小和成果，而是注意在營中培養一種坦誠的民主的討論氣氛，使同學有機會從不同角度討論和認識香港、中國以及世界的變動。

(二) 消除所謂政治恐懼，使同學明白到政治原是生活的一部份。

(三) 在「大路」的文章中，努力將實踐經驗提高到理論的基礎。

(四) 提出社會問題，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出路和責任。

這些趨勢都是與世界上的滾滾洪流相認同，是有很多有正義感的青年心底的呼喚，是香港頹廢風中的一股新生命。這時期的隊比過去六年來是較有朝氣和蓬勃的。

然而隊是否會從此蓬勃地成長起來呢？不，目前隊的主要同學可能認識到隊的方針是正確，但隊的同學有很多障礙未克服，這些缺點既可使隊走上錯誤的道路，也在另一方面使隊在正確的道路未能發展。隊員是因為受了十多年殖民

地教育，「讀書做官論」是最高的目標，知識分子的搖擺意志、自以為是等缺點需要時間去消除，然而隊員留在隊的日子不是一輩子，只是三兩年光景，思想上不能一下子改變過來。總括一句是：隊員未能把正確的人生觀建立起來。說到隊的組織方面，隊只是業餘性質自願的團體，每個參與者受其私生活、學校、家庭、經濟和工作等所影響，又怎能制定嚴謹的工作崗位和制度。沒有這些又那能要求隊的工作在一定時間內有一定的進展呢？

我嘗試以淺陋的見解分析八年來的歷史，發覺隊是在不斷的進步，從以表達「仁愛合作，人類歷史是靠感情推動的……」抽象的所謂西貢幻精神到認識社會、承担起作爲一個中國知識份子要認識中國，隊已向前跨進了一步。而正確的方針——即與世界上新的、有朝氣的、反對頹廢墮落的歐風美雨的新洪流相結合，是能使隊存在發展的最大因素了。

然而如何能保持隊在正確方向上發展，不致落後於歷史洪流或甚至走向相反的道路呢？工作營的身體力行、討論會、座談會、生活營和同學之間的接觸是可使隊的路向不致越軌的。

隊員是隊的生命，隊的正確路向有賴於隊員經過工作而樹立的正確人生觀。那，甚麼才是正確的人生觀？在隊六年的生活給我的啟示是：不自私，將大眾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要求自己用雙手勞動，用腦子去想，剷除人類社會現存的不合理事實，乃是正確的人生觀。最重要的是這種人生觀是需要與現在歷史洪流相應和同歸，符合社會的趨勢。隊的歷史也證明了符合社會要求的方針是正確，和能使隊蓬勃向上的。

隊未來的方向我相信是如何使同學尋到和實踐正確的人生目標的問題。